



烂漫(国画)

思雅平

文艺杂俎

简单的生活

鲁先圣

常常有人说,不要老想着你没有什么,要想到你拥有什么;也有人常说,不要老想着你拥有什么,要想到你没有什么。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生活本来没有什么复杂的,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生活搞复杂了。生活明媚如镜,我们却给它加了复杂的色彩。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因失败而心灰意冷的女青年,她找到我,告诉我她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我没有惊奇,也没有谴责,而是平心静气地问她,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她说,没有了,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瞧不起我,我的周围都是蔑视的目光,甚至我觉得就是街旁的树都在对我横眉冷对。

她就坐在我的书房里。此刻这个世界上就我们两个人。窗外那片茂盛的白杨正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她也随着我的目光望着外面的风景。很久以后,我问她,你觉得这片树林是狰狞可恶的吗?你感觉这树叶的响声是充满了敌意的吗?她很疑惑地望着我,不解我的意思。

我接着拿出一篇我刚刚写完的散文《窗外的风景》给她看。这篇散文写的正是我书房的窗外这一片树林的景色。我问她,你难道没有同感吗?她似乎若有所思,说:同样的一片树林,为什么在你的笔下变得这么美丽,而我却感到它们与别的树林没有什么两样呢?我说,这正是世界的真谛。你今天在我这里看到的是我把这片树林写成的一篇散文,我建议你明天到我的隔壁去拜访那位画家,在他那里你会发现他把这一片树林画成了一幅很美的国画。这个年轻人似乎明白了什么,表情已经由刚才的沉重变得轻松明快起来。这个时候,有一种刷刷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我知道那是清洁工清扫路面的声音。我说,这个清洁工每一天都会清扫这一片树林,你知道他看到的这一片树林是什么样的吗?他看到的是每一天哪棵树上落下了几片树叶,哪棵树将要枯萎,哪里需要栽一棵树。年轻人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这个树林是不变的,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一切都是因为不同的眼光。

年轻人的精神完全放松下来。我告诉她,实际上,你的亲朋好友还是你的亲朋好友,他们甚至还不知道你的遭遇,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以为他们会怎样看。路旁的树就更没有罪过了,它们与以前一样地生长在那里。而空气,你现在还以为是令人窒息的吗?

年轻人如释重负地走了,我相信她重新找回了生命的船桨。我们的世界本来没有什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得复杂了。你的对手也许本来没有什么恶意的,只是你把你人给看扁了。我们现在没有的,也许我们曾经拥有过;我们现在拥有的,也许将来会失去。我们的处境本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正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坏了。

年轻人如释重负地走了,我相信她重新找回了生命的船桨。我们的世界本来没有什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得复杂了。你的对手也许本来没有什么恶意的,只是你把你人给看扁了。我们现在没有的,也许我们曾经拥有过;我们现在拥有的,也许将来会失去。我们的处境本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正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坏了。

年轻人如释重负地走了,我相信她重新找回了生命的船桨。我们的世界本来没有什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得复杂了。你的对手也许本来没有什么恶意的,只是你把你人给看扁了。我们现在没有的,也许我们曾经拥有过;我们现在拥有的,也许将来会失去。我们的处境本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正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坏了。

文苑摘英

王维《宿郑州》摘言

郭殿忱

盛唐诗人王维21岁进士及第,不久被任命为管理宫廷音乐事务的大乐丞。春风得意的他虽然精通音律又极具诗写、绘画的天赋,但却不谙官场的各种规则。在别人的唆使下,竟然观赏伶人舞《黄狮子》,而此乐舞是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遂因僭越之罪被贬至济州任司马参军。途经郑州时写下了这首五言古诗《宿郑州》——

朝与周人辞,暮投秦人宿。
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
宛洛望不见,秋霖暗平陆。
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
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
虫思催机杼,乡喧禾黍熟。
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
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

诗中“周人”,指公元前367年所建东周古国(治所在今巩义)人。“郑人”,指公元前780年前后郑桓公东迁后的郑国(治所在今新郑)人。此联开宗明义;王维于1200多年前在迁途中“朝发巩义,暮宿郑州”。并非如有些前贤时侯所言:“朝发洛阳”——“周人”即指东周王朝之人。按:“周人”与“郑人”对举,均指天子治下的诸侯国之人。再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朝发洛阳不可能夕至郑州。

“宛洛”:古邑,虽指今南阳、洛阳,但此处应作偏正词组看,单指洛阳,南阳只作陪衬。又,“霖”字古指三日连雨不停。此联言:正值秋雨连绵的阴晦天气,回望来程烟雨迷蒙,洛邑渺不可见。

“虫思”,指虫鸣之声悲切,“雀喧”,指群鸟啁啾。此联言:夜深雨霁,蛙鼓鸣出伴着夜织的机杼声。而清晨鸟雀的巧啁,似乎在欢唱禾稼的成熟。读诗不能太拘泥——“淫雨之中何来虫吟鸟鸣”的质疑,就属于大煞风景的不知诗中“三昧”。

“京水”发源于今荥阳东南20里之古京邑,流经今郑州西、北,东南流入淮河。郑州一段今称贾鲁河。“金谷”,即西晋豪族石崇所建金谷园,在今洛阳郊区。此联前瞻:要渡京水继续西行;回顾来程:曾路过富庶繁华的东都洛阳。

尾联自问自答:还有什么感慨可言呢?还不是为了那点微薄的俸禄而到穷乡僻壤的地方!此等表现心中愤懑不平的收束,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随笔

只坐一把椅子

周广生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生前在回顾自己走过的成功之路时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的父亲,一个面包师,就开始教我学习唱歌。他鼓励我刻苦练习,培养嗓子的功底。当时,我兴趣广泛,有很多爱好和目标,想当老师,当工程师,当科学家,还想当歌唱家……父亲告诫我说,如果你想同时坐两把椅子,你就会掉到两把椅子之间的地上。在人生道路上,你应该选定一把椅子。”父亲的教诲很明白,选择人生的道路就像选择人生的椅子一样,不可以同时坐多把椅子。

后来,帕瓦罗蒂经过反复考虑,选择了唱歌。结果,经过七年的不懈学习,终于第一次登台演出;又用了七年,才得以进入大都会歌剧院;而到第三个七年结束时,他终于成了歌唱家。有人问他成功的诀窍是什么?他回答就一句话:“请你选定一把椅子。”

中国有个因坐冷板凳而出名的经济学家。有些人认为,让谁坐冷板凳好像就是对谁进行处罚的一种手段,必然会影响其前途。其实,结果未必都是如此。令很多人没有想到,在中国“文革”落幕了,改革兴起起来,厉以宁却在经济学界脱颖而出,殊不和他所得力的,正是坐二十年冷板凳期间的积累。因为在那个资料室,他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

便,广泛、深入、系统地阅读了当时经济系珍存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与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制作了大量的文献卡片,为他日后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一个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能够坐得住冷板凳,潜心钻研,越是能够体现出其人生思想境界的崇高。

托尔斯泰因坐冷板凳成就为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相继发表之后,虽然名声大震,然而这并没能使他高兴起来,相反,由于各种宴请、采访、签名活动整日包围了他,使他苦恼至极。因为,这时托尔斯泰正准备写一部揭露和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长篇小说《复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时间何来作品呀!为了专心致志地写好这本书,有一天,他把佣人叫到跟前,对他说:“从今天起,我‘死’了,就‘死’在我的房间里。不过别忘了给我送饭。”从此,托尔斯泰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下定决心坐冷板凳,集中精力写作。假如托尔斯泰不坐冷板凳,不能够拒绝红尘般的热闹,不能够拒绝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不能够拒绝图有高朋满座的虚名,不能够守住自己创造的激情和灵魂深处的宁静,不能够守住自己的净土和梦想,又何来世界文学巨著《复活》的诞生呢?

居里夫人家里绝不放多余的椅子。她是个一生执著敬业、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又非常珍惜时间的人。最有意思的是,她与丈夫比埃尔·居里结婚时,新房里只放了两把椅子,正好一人一把。她丈夫觉得两把椅子未免太少,建议她多添几把,说是为了来了客人好让人家坐一坐。居里夫人却说:“有椅子是好的,可是,客人坐下来就不走啦。为了多一个椅子,还不如多添几把,说他们也没有给自己的新房增添一把椅子。从1933年起,居里夫人的年薪已增至4万法郎,但她照样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全心全意地倾注到了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上,从不为金钱所累,不为名利所累,不为荣誉所累,不为别人的非难所累。正是由于她的执著,才给世界化学宝库增添了两件闪闪发光的稀世珍宝——钋和镭,并且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让她成为了不寻常的女人。若论贡献,居里夫人绝不亚于古今中外那些曾经当过女皇或总统或总理的女人们。为了人类的事业,宁可使家里不多放一把椅子,以此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时间搞科学研究和实验。想想居里夫人,那些从不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当回事,而又恣意浪费别人时间的人,难道不感到汗颜吗?

新书推荐

《北京部队大院》

天一

军旅系列小说《北京部队大院》近日出版。本书全方位展现部队大院各色人群的生活状态,展现金戈铁马的荣誉和理想背后的故事,触摸个体的生命沉淀,在红色经典泛滥的文化市场树立了独有的品格。

在本书中,将军、机关干部、普通士兵、随军家属,大院子女悉数登场,仕途进退的心理落差、随军家属的喜怒哀乐、大院子女的情爱纠葛一一展现。将军退休后的生活怎样?士兵在大院的前途如何?随军军嫂如何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本书用真实的故事给予解答。

作者用幽默调侃的笔调,刻画了一批具有代表性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欢笑中也有无奈,悲伤里又饱含希望,充满人性温情。透过军旅文化符号表征,触摸最真实的部队大院脉搏。

小说

心灵地道

曹化仁

他俩就住在外面租房住了。一般而言,人们对幸福的日子是十分健忘的;为什么幸福的日子总短暂得就像是电光石火呢?金融危机来了,安龙家的工厂立马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安龙的情绪似乎低落到了极点,而玉凤那时所面临的却是即将到来的失业。安龙家的工厂眼看就要倒闭了;玉凤那忙得几乎不露面了。

安龙几乎是求她说:我爸我妈已经知道咱们的事了……求你跟我回家暖暖他们的心吧。

玉凤同意了。玉凤在走进安龙家院子的第一眼就看见那个半截埋在泥里的锈迹斑斑的奇怪的铜器了。

那时,安龙的爸爸还是个十七八岁的毛小伙。那时村里的墙上刷满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标语。那时从城市到农村人们每天都要挖会儿地道。安龙家的地道是从他家厨房的红薯窖里挖进去的。那小伙一天挖着挖着突然吃了一惊:怎么地底下有个洞?那小伙一开始吓得只想逃命……但很快,一个年轻人和一个男人的好奇心就占了上风:他把那洞口一点点挖大了。端着灯盏,大着胆子,他竟吧唧那深不可测的滑腻腻的黑暗了。很快他就明白:这是一个废弃的地道。他在那黑暗里爬着,不久,就到了一个井口。一束刺目的亮光,从天而降,随之而来的,还有仿佛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隐隐约约的笑声



山顶孤鸢(国画)

吴宛民

……他又往回爬着,许久,又到了另一个井口。这地道是哪个朝代挖的?谁挖的?因为什么挖的?没人知道。那铜器就是在那洞里捡的……

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玉凤的心事还在那个铜疙瘩上盘旋着。临走的时候,她禁不住蹲在那儿,用手细细摩挲它身上的纹络来……安龙在一旁早看出了她从她眼里汨汨流淌出的疼爱来,说:你要喜欢,带去玩去。在一旁的安龙突然说:脏兮兮的……回头我弄干净,你给玉凤送去。玉凤和安龙的关系又变得热络起来。一直到安龙给她送来了那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她才又变得有点不冷不热起来。盒里装着的正是那个铜器。玉凤当然知道它是唐朝的一个遗物,市价大概在三百万左右。

安龙找玉凤时常常扑空,到后来竟找不着了。一打听才知道,玉凤病了。病还不轻:急性白血病,已经住院好几天了。安龙便找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玉凤什么也不说,只转过眼去,一任泪水在脸上横流着。

那时,安龙家的工厂已经度过危机火火起来了。在安龙家无微不至的呵护下,玉凤竟幸运地康复出院了。

玉凤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始终也不愿打开的那个礼品盒给安龙家送还回去了。只是她和安龙都不知道:那只是个赝品。原来那天一看见玉凤捧着爱不释手的样子,那个精明的厂长随后就带着它去找行家鉴定了……于是他就用它作抵押贷款把工厂子救活了……

据说安龙和玉凤结婚后生活蛮幸福的。



厚德载物(书法)

崔向前

“彪哥?什么时候介绍认识一下,当然,随意好了。”

康远明说得很平淡。康远明心里有把握,沈小红会把这平淡的圣旨好好操办。

看上了鸽子烧茱萸

康远明第一次见到彪哥是在两星期以后,电影《牡丹亭》的开机仪式上。

但是《牡丹亭》已经不叫《牡丹亭》了,制片人改了个名字,叫做《红白喜事》。

那天康远明跟在沈小红后面,先见了沈小红的父亲。

沈小红有点腼腆,脸上老是红一块白一块的。她的一只手,半是指领方向,半是显示亲热地勾着康远明的肩膀。巴不得让人产生些猜测,比如说,她和康远明已经睡过觉了。

倒是沈小红的父亲显得很大方。这位昔日的小跑堂,显然很知道些关于康远明的事情。他手起刀落般利索地看了看康远明,就像当初报出“清炒虾仁一碗,宽汤、重青、重交过桥”一样,笑嘻嘻地说出一串关键词:“你就是康远明呵。小红说过。好。挺好。不错,不错。”

趁着小跑堂介绍花堂的工夫,康远明很快与他打成了一片。

“吃过花宴吗?”

“只是听说过,好像不是常人都能吃到的。”

“是听小红讲的吧?这丫头,精得很。”

小跑堂给人不动声色地赞美着,心里欢喜得开了一片花。他和康远明聊得也挺投机,他告诉康远明说,他这辈子遇到两个真正懂吃的人。一个是叫朱自治的美食家,那个懂吃法!满大街满苏州地找,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不过,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小跑堂又说,还有一个就是彪哥。小跑堂说,朱自治后来吃没吃过花宴,他就清楚了,但反正没吃过他做的花宴。彪哥就不同了。

“现在有钱人有多少!谁懂吃?没有!就是少!但人家彪哥懂!”小跑堂讲起了《红白喜事》。

小跑堂说,吃花这场戏,戏分其实是重重的。为了这场戏,小跑堂说他把《牡丹亭》看了一遍。当然,是白话本,配着插图的。这场戏出现在故事的华彩部分。杜丽娘和丫头春香偷偷跑到园子里去,感叹着“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回来后杜丽娘

了两年,必定彼此怨恨过,也努力补救过,再也拖不下去才到如此结局。这样想来,谁又更无辜呢?我并非唯一的受害者,而她才是名正言顺受到伤害的那一个。众生皆苦,走得过去就已经值得感恩。里尔克有一句诗:“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挫败也好,屈辱也罢,我还安然活着,未曾被任何东西击倒。

所谓与往事和解,大概就是如此。我一直在等这一刻的不期而至,而当它真的到来时,没有轻松,只有平静。

唯一遗憾的是,当我与往事真正彻底告别,可以像一个全新的人一样去爱时,我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在身边。

施杰的电话来得不早不晚,正是平时该睡醒的时间。

“嗨,试用期第二天,我来尽职守叫女朋友起床!”他的声音从电话那端清晰地传来。

我已换好衣服鞋袜,边聊电话边穿上身后的门,朝电梯走去:“早起来了,就你这段时间观念,换我叫你还差不多。”

“哟,咱俩的关系不知不觉发展得这么深了?”他乐了。

“是啊,我马上就要深入电梯里了。除了叫起床,还有事吗?”

“周六你休息不?”他这才进入正题。但今天才周日,提前整整一周约会,太不像他的性格了。

于是我心生好奇:“难道周六你生日?不对啊,这才六月底呢。”

“你就说有空没空吧!”施杰非要先得到答案,再跟我细说。

“你都知我们每周日排休,赶得这么合适,我怎么可能没空?”

“我现在约定你了,周六陪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啊?”这么快就带我见朋友,还是在如此正式的场合?

“不想去?别啊!我已经是朋友中间唯一的光棍了,你就大发慈悲陪我凑个热闹呗!”

既然打算彼此相处试试,那么他的朋友早见晚见都是见。何况,刚刚已经先答应了他。

“那好吧。我正要到马路,先不聊了。”

“我知道你正要过马路,你朝右边走几步!”他就是这样出人意料。我转向右边,还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路边车窗里施杰伸出头,离我不远。见我一脸懵懵,而不是直接拎把西瓜刀冲上来。

今年年初,他们终于离婚了。拖

就做了个梦。在梦里,她见到了英俊小生柳梦梅。柳梦梅让她到芍药栏前、湖山石边讲讲话。杜丽娘推托了几下,也就半推半就地去了。

然后,便成就了好事。小跑堂说,吃花就安排在两人到芍药栏前、湖山石边以后,成就好事之前。因为吃花本来有乱春春的讲法,后来的事就有了依托。

正说着,好几个人从米园的假山石边走了过来。小跑堂歪下头,小声地告诉康远明:

“他们就是演员!演杜丽娘的,演春香的,还有演柳梦梅的!那个穿深黑色衣服、像阔太太一样的漂亮女人,看到了像她,她叫莉莉,是《红白喜事》的制片人。这女人,神得很呢!”

“哪位是彪哥?”康远明仍然不动声色地接了一句。

讲到彪哥,小跑堂又差点笑成了一朵花。他一把拉住康远明的手:

“我知道你崇拜彪哥,小红都告诉我了。其实我也是。现在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了,商品经济社会,还会有彪哥这样有品位的人。唉,老天有眼啊!你知不知道,那么多花宴菜中,他单挑中了哪个?鸽子烧茱萸!最经典的一个!来,过来,你一定要见见彪哥。”

康远明一句话也没说。

他很顺从地跟在小跑堂后面,微微一笑着。

徐丽莎与杨秀娟

徐丽莎和杨秀娟是《红白喜事》里的两个演员。徐丽莎演丫头春香,杨秀娟演杜丽娘。

徐丽莎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红白喜事》是她接的第三本片子。两个角色下来,徐丽莎竟然也有了点小名气。有人在背后讲她潜质好,更重要的是,他们说:这女人有“张力”。挺邪乎的。

但也有人偷偷讲她是个婊子。“徐丽莎挺不要脸的。”他们说。

但徐丽莎不在乎。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徐丽莎不在乎。

和沈小红一样,徐丽莎也是市民阶层的孩子。但徐丽莎长得美。非但美,徐丽莎还是个相当聪明的人。心思活,脑子灵。随着年龄渐长,徐丽莎的美丽变得更加重要和尖锐了。徐丽莎非常清楚,要么一辈子做个市民——

要么,就得利用她的美

丽。

连载

我记当年醒来后匆匆收拾行李离开,逃到火车站才发现,最早的一班直达扬州的车都是当天夜里十二点。浓雾紧紧压迫着感官,守着行李箱在候车室坐立不安了一小时,十点钟便慌不择路地上了重庆至十堰的列车。窗外是迷蒙的大雾,窗内是肮脏的车厢;过去已成历史,未来仍是空白。辗转反侧十小时后。行至旅程的中转站,我在十堰这座无亲无故的陌生的城停留了一星期。

独自拖着行李箱钻进异乡的酒店,我至今还记得那间房的门牌号是1209。就在那间房里,我打好辞职信发回公司,打电话给父母预告归期。我在路边报刊亭买来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换下了手机里那个从学生时代起就用起的号码。过往那么多岁月,在异乡街头瞬间归零。

一星期后回到扬州,我已完好如初。光洁的右臂上看不到淤青存在过的痕迹,身体其余各处细小的伤口也都已悄然愈合。

在家与父母共度了一个半月,那段时间,唯一的工作便是翻译一本薄薄的英文小说。在那之后,我又离开家来到这里。

从那时起,我才明白:只要一天不与往事和解,即使身处再真实的幸福也是徒劳。尤其是在在亲人身前,伪装得一切完好,害怕暴露的恐惧感却如影随形。

若非这个梦,我还以为自己早已将一切梳理清楚,不该保存的都已悉数丢弃。记忆里尚有碎片残存其实无关痛痒,最诡异的反而是长长的梦中全然没有看清前男友的脸。在惊醒的前一刻,黎曙光毫无逻辑地出现,那么真实,那么安静,那么心事重重地躺在枕边;我想多看他一眼,这梦却已散。

盛夏日复一日地高悬在城市上空,而我首次在未眠的半夜后站在窗前看日出。盛夏阳光并无太多铺垫,仿佛几分钟就占据了整个天空。

这一刻我竟没有再想到黎曙光,只是真心替前男友的前妻觉得悲哀——他跟我在一起三年多,上班在同一家公司,下班在同一间公寓,朝夕相对,我都不曾觉察他在故乡早有太太;而另一个女人居然这么久才发现我的存在,可见他们的关系一直是如此不冷不热,不咸不淡,不足以构成怀疑,又远还算不上幸福。我能想象到她在这段婚姻里憋屈多年一朝暴发的心情,或许我还应该庆幸她只是打了我一顿泄愤,而不是直接拎把西瓜刀冲上来。

今年年初,他们终于离婚了。拖



始终不聪明

浅白色黛

我已换好衣服鞋袜,边聊电话边穿上身后的门,朝电梯走去:“早起来了,就你这段时间观念,换我叫你还差不多。”

“哟,咱俩的关系不知不觉发展得这么深了?”他乐了。

“是啊,我马上就要深入电梯里了。除了叫起床,还有事吗?”

“周六你休息不?”他这才进入正题。但今天才周日,提前整整一周约会,太不像他的性格了。

于是我心生好奇:“难道周六你生日?不对啊,这才六月底呢。”

“你就说有空没空吧!”施杰非要先得到答案,再跟我细说。

“你都知我们每周日排休,赶得这么合适,我怎么可能没空?”

“我现在约定你了,周六陪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啊?”这么快就带我见朋友,还是在如此正式的场合?

“不想去?别啊!我已经是朋友中间唯一的光棍了,你就大发慈悲陪我凑个热闹呗!”